

# 论视觉思维对美学及实践教学的诗意建构

李晓彩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20世纪末,中国美学的危机来势迅猛,高校美学教学面临着尴尬的境况。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后现代理论为一体的视觉思维模式具有对美学及实践教学诗意建构的优势功能,能够帮助完成“诗化美学”这一当代美学审美救赎的使命。在实践教学中,以文本的图像化、虚象的空间架构和线性的时间叙事等视觉思维来践行美学的诗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视觉思维;诗化美学;实践教学;诗意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2)02-0075-04

现代美学,自十八世纪中叶鲍姆加登以降,“Aesthetics”作为“感性学”学科在西方很快被转入到了“思辨哲学”的形而上领域。中国美学的诞生、兴盛与危机源于我们对西方“思辨哲学”的美学理念采取了简单的“拿来主义”,对中国传统的“诗化思维”与“感性认知”作了遗弃处理。随着20世纪中国美学的潮起潮落,美学在高校教学中的宠辱地位便随之跌宕起伏。20世纪末,中国美学的危机来势迅猛,高校美学教学面临着尴尬的境况。时至《美学》再次亮起红灯的今日,后现代的各种“视觉”理论再次冲击我们时,很多学者开始重新解构美学,寻找当代美学“合法性”存在的审美救赎之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化美学”便承载了这一使命。“诗化美学”异于抽象的思辨美学,它以感性审美为起点、以灌注其中的审美意象为对象,进而实现逻辑判断的美学。在“诗化美学”的建构途中,我们发现,美学与生俱来的“视觉思维”模式与虚像空间架构能力能够完成当代美学的“祛魅”与“返魅”。我们将“视觉思维”这一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后现代理论为一体的思维模式运用到“诗化美学”的教学中,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 一、视觉思维对困境中美学的审美救赎

无论是形而上的“思辨美学”,还是经验主义的“感知美学”,两者都不能涵盖美学的全部,它们都要折拾一些美的经验羽片,来建构或抽象或具象的美学体系。美学固有的特点就是似浅而深,似简而繁,似实而虚。因此,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化美学”,扬弃了“思辨美学”的纯理性和“感知美学”的纯感性,将具备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视觉思维来弥合感性与理性、感知与思维、艺术与科学之间

的裂缝,实现当代美学的祛魅与返魅,从而完成自身的审美救赎。

### (一) 当代美学走向“诗化”的自我救赎

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的研究历史,可谓几上峥嵘,几陷囹圄。20世纪早期的中国美学刚刚萌起,故一切欣欣然,“美育代宗教”的诗意景观令诸多的教育者心潮澎湃。然而,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美学热,因为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一时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成为美学研究唯一合法的立场,这场争辩的胜负也就不辨而定。80年代的美学热,让人们又一次领略到美学哲学思辨的“高峰体验”,各种目不暇接的研究方法再一次将美学研究推至形而上的高原。然而,居高难下的美学危机呼声此起彼伏,“高原论”、“失语论”、“转型论”、“死亡论”等不一而足,美学学科的存在基础似乎都受到了质疑。高校系统中的美学学科地位和美学研究者处于尴尬境地。

“诗化美学”的提出,看似是“思辨美学”危机情势下人们的无奈之举,实则是美学自身浮华散尽的本色呈现,也是人们对人类本体论深省后的彻悟。美学的诗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家文化中的“回归自然”、禅宗文化中的“顿悟”、王国维的“意境说”、梁启超的“趣味说”等等都是形而下与形而上通融之上的审美观照。即使当代,一些美学研究者还乐此不疲地践行这一研究方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孔阳的《美学新论》等便是基于此的探索。而如今,诗化美学的建构不仅具有了“回归传统”的美学反思意味,也是在“图像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关注现实的美学观照。

### (二) 图像时代背景下的视觉思维

20世纪后期以来,“图象转向”、“读图时代”、

**[投稿日期]**2012-02-18

**[基金项目]**2010年河北工程大学教研项目

**[作者简介]**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视觉思维”、“感官文化”等一系列说法逐渐成为人们界定这一时代特征的普遍共识。敏感的思想家也许早就预感到了视觉时代的到来,巴拉兹在上世纪初就预言说电影技术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时代——视觉时代的萌芽;海德格尔则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世界图像时代”;利奥塔在《话语、图像》中反对认为文本与话语优于经验、感官及图像的文本主义看法,主张感官和经验优于抽象物和概念。在这些说法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一种关于文字与图象,文本模式与图象模式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而将视觉感受上升至思维高度的是鲁道夫·阿恩海姆,他在《视觉思维》一书中指出,古希腊的许多大哲人,中国的老庄都认为感知中包含着高贵的理性和对真理的发现,感知,尤其是视知觉,具有思维的一切本领。这种具备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视知觉能够弥合感性与理性、感知与思维、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裂缝<sup>[1] (P6)</sup>。事实上,视觉思维是区别于我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据阿恩海姆的概念,视觉乃思维的一种基本工具,而且视觉思维的知觉特征不仅仅限于直接的知觉范围内,广义的知觉还包括心理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同直接的感性把握之间的联系。视觉思维不只是发生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独特事件,它同时也是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思维方式。

### (三) 视觉思维对美学的祛魅与返魅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维方式是形象化、空间化、视觉化的,但又寄寓着情感、思想、意志等抽象内容。这正是阿恩海姆所找寻的打通感性与理性的视觉思维。视觉思维是对西方长久以来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颠覆,也是人类感知系统的自觉复原。美学,在走向以感性审美为起点,以感悟美之真谛为目标的审美意象观照中,视觉思维对美学的祛魅与返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原因有二,一是,视觉思维是通向诗化美学的必由之路。“诗化美学”异于抽象的思辨美学,它需要将思辨意味进行形象化转变,以感性审美为起点、以灌注其中的审美意象为对象,进而实现逻辑判断和情感评判。因此,“视觉思维”是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二是,视觉思维与诗化美学之间是一种“理念的感性显现”关系,其中视觉思维是理念,“诗化美学”是显现,一里一表,相得益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便是很好的证明。一些当代美学研究者以视觉思维为理

念,在完成对纯思辨美学祛魅的同时,也实现了美学返魅的理想目标。

## 二、“诗化美学”教学中视觉思维的应用策略

美学研究中,视觉思维的贯彻与应用固然重要,在教学中,践行这一思维模式则不仅关乎美学的教学实效,而更重要的是关涉到诗化美学建构的成败。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视觉思维在诗化美学教学中应用策略:

### (一) 文本的图像化

图像时代的到来,势必会消解大众文字模式的阅读习惯。这是因为,文字和图像二元对立潜在的理论前提是,“文字与理性中心主义、与具有特权的精英文化相联系,而图像则更具有审美的民主精神,更具有世俗的亲合性;另一方面,文字是表意的,需要转化为另一种对应物才能获得理解,而图象则是直接的,它不是中介,而是目的本身。”<sup>[2]</sup>因此,文字文本和图象文本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对象和思维模式。美学的诗化关键在于实行两种文本的图像化,熔融两种对立对象和思维模式,一方面将美学拉回民间,张扬美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打通感性与理性的屏障,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表及里,让人感悟美的真谛。

当然,诗化美学并非要以图象代文字,变思辨为单纯的图画鉴赏,降低美学的精神格调,而是要在实践中,以形象化的视觉思维来贯通对美的感觉、知觉和悟解。为此,在教学中,首先应做到,抽象概念的屏幕显示,即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可以将文本显诸屏幕,变单纯的“听觉教学”为“视听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在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能力的同时,感悟文字本身的指涉意义,从而进入到理性判断层面;其次,文本的图像化要求在“诗化美学”教学过程中引进形象思维的教学理念,即在阐发美的形态、理念、范畴等抽象概念的同时,充分凭借中西优秀艺术作品或具体的生活场景,以视觉特征明显的形象为中介来拉近学生与美学的心理距离。师生在视觉平台上,面对共同的视觉对象,积极互动,教学相长。三是,文本的图像化在“诗化美学”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的便利条件,引进与教学内容贴切的视频、音频、动漫等,做到“寓教于乐”,真正达到“美育”的作用。

### (二) 虚象的空间架构

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时间模式上不

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空间化的。空间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美学领域就有了虚象的设造，形象化的叙事表达，所谓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善若水”、“问君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等，即是将形而上的思理置入形而下的虚象中，此时的虚象既不是抽象也不是具象，而是沟通天与地、人与神、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中介。虚象的空间架构看似跳跃、无序，实则一股气韵流动其中，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以视觉思维为触角，将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联系起来。“中国诗歌、绘画总是试图通过那‘可见的’去意识那‘不可见’的，因而那‘不可见’的总是比‘可见的’要更本源，而‘可见’正是从‘不可见’那儿获得意义的”<sup>[2]</sup>。在美学教学实践中，虚像的空间架构不仅包括“审美意象”的空间虚构，还包括“审美意义”的空间传递。在教学中，注重中国传统诗歌“意象化”手法的运用，即将一系列美学意念进行空间画面般的虚设，这种介于抽象与实像之间的虚像，就成为集审美感知、理性判断于一体的“审美对象”。师生在对虚设的“审美对象”观照的同时，达到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

### （三）线性的时间叙事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化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时间模式上的，时间模式使西方人获得一种强大的叙事能力。开头、中间、结尾的时间模式使人从一种完整的时间结构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如果说视觉思维是空间化的思维模式，“诗化美学”致力于空间的构图，那么，线性的时间叙事模式是对视觉思维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说文本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表达了一种认识论和价值层面的差异。可以用表1进行简单的对比：

表1（空间模式与时间模式叙事对比）

空间模式	时间模式
图象（可见的）	听觉（可读的）
意象	意图
物	思想
客观性	主观性
身体	灵魂
读者	作者
误读	原义
修辞	逻辑
文字	声音
断裂	连续
不确定性	确定性

由表1<sup>[2]</sup>可以让我们一览空间思维模式对美学诗意建构的优劣作用，因此，时间叙事思维模式的介入就成为美学诗意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是因为，时间叙事思维可以对原本松散、断裂、不确定性的空间虚象加以整合、引导和还原；二是由于美学本身是具有生命律动特征的，气韵灌注的生命律动单靠画面与画面的并置是难以呈现的。因此，在实践教学中，首先，以线性时间叙事思维来组织各个章节的开头、中间、结尾，能够有效弥合美学体系的松散性结构缺陷，将“诗化美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学科进行教学；其次，将时间叙事模式穿插于空间叙事模式中，两者互为补充，以时间叙事的逻辑性、思想性和连续性来弥补空间叙事的碎片性、浅表性和断裂性；以空间叙事的形象性、客观性来弥补时间叙事的抽象性、主观性；最后，教学中引进西方发达的故事性叙事方式，就像引入生动可感的视觉图象一样，引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可以让同学们由浅入深，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 三、视觉思维对美学诗意建构的意义分析

视觉思维虽然是阿恩海姆首次打破文本与图象、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的尝试之说，但这一思维模式却久已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为历朝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画家、书法家等体认并践行着。如今，重新撷取这一古老而时尚的思维方式来拯救深陷囹圄的美学及美学人，无疑有着深沉而隽永的意味。

### （一）美学本身的还原

鲍姆加登创建的美学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是对“美本质”的研究，而是作为与自然科学、伦理学相对的感性学的研究。视觉思维的重新采用不仅是原初思维方式的回归，也是回归“诗化美学”之路，拯救“美学危机”的必经之路。美学是在感性基础上的思辨，没有了直接的感知，美学也将陷入纯粹形而上的哲学研究层面。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美学是艺术的哲学”。<sup>[3] (P4)</sup>要清楚的是，黑格尔、康德等美学家研究美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美学就是他们哲学的一个部门。而真正的美学学科应该是鲜活的，多面的，尽管有哲学的层面，但不能代表美学的全部。因此，视觉思维可以还原美学本身的丰富性和现实性。

### （二）“新感性”人的培养

人的美学培养实际是一种人的“生命化”的培

养,视觉思维在“诗化美学”教学中,首先,可以将人的直接“感受力”还原,剔除一些先验的、主观的偏见和理论式的说教,面对直观的形象,可以恢复整体的感知能力,进入到对对象的审美判断中;其次是人的“反省能力”的恢复。新感性实际上就是新的意识、新的需求,它突出表现为一种“否定性”。这是在充分地感知对象的同时才会有的一种真实评判,否定权威,否定舆论,肯定的是自我和真实。再次是人的“审美能力”的恢复。审美能力需要在实际审美过程中才能得到不断的提高,单纯的说教唤醒审美意识,因此,视觉思维的介入可以让“新感性”的人不断提高审美能力。

### (三) 培养学生对美的事物本真的认知

西方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一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并且“抑制感性、崇尚理性”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长久以来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众多的美学大家就局限在“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即使是后来的“美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甚至是“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都未能与人们的审美经验完全吻合。但视觉思维可以

帮助恢复人们对美本真的认知,即事物的美是通透的,既是形象的,具体可感的,又是内在符合人的某种理念的,具有“感发意志”的功能。正如阿恩海姆在其《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提出的,“一幅伦勃朗绘画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特殊的经验,用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语言只能将它部分地表达出来,而这种局限性在我们欣赏艺术时也并非是一种个别的事例”<sup>[4] (P3)</sup>。视觉思维的大旗重新飘扬在“诗化美学”的教学实践中,无疑可以消解学生对美的事物二元对立的认知心理,唤醒学生对美本真的认知。

### 参考文献:

- [1]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译.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2]刘泰然.视觉辩证法[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 [3]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4]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译.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On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of the visual thinking to the aesthetic and practical teaching

LI Xiao-cai

(School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aesthetic teaching was faced with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due to the rapidly oncoming crisis of the Chinese aesthetics. The visual mode of thinking which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post-modern theory has the dominant function of poetic construction to the aesthetic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t also can help complete the mission for the “poetic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redemption. It is no doubt of great realistic meaning to practice the aesthetic poetic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thinking, such as the image of the text, the virtual image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linear time narrative.

**Key words:** visual thinking; poetic aesthetics; practice teaching ;the poetic construction